

司馬文正公集



10145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七

平陽徐

國朝后山

書啟六

溲澤張

鉅心鶴

答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

光啟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一

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

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

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語默飲

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一

書啟

三

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作

光啟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四

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子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

請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
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
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謂愚者之求益
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
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知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
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
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五

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佗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
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
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
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尙未詳覽而熟察也
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
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
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

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今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帆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六

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鄉獲接待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撰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敘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酌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

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
星决不沉沒侘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
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
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
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
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
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慙恐悻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啟縣人來蒙示啟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七

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
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
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
不肖動輒以仲尼况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
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
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
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
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
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

名浮於實者也性慳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
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
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俸之
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
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綳鞅縱之林野使之徭
祥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
之溷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蠱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
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
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書啟

八

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
握爲人臣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
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
言也願勿以騏驎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
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
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
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

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此者止成一樸儒而已曷屢聞王君其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瞻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之干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版

九

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公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且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啟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悞雖日夕接武猶隔濶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况至交益友

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致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啟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逮人覲覲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逃瀚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

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異政府辭不獲命僂僂就職每
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
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尤無似克堪大
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
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
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
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
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
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
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
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
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
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十一

光再啟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尙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答云所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汨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
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
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襍祥談嘲
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
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
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
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
功計不日卽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
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破

三

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
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
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
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
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却數板亦不寤
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
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貽范夢得

光前者劄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

得無却成淹滯否慚慚慚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

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

事下訖

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

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瑜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他皆

倣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

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

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

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

之下稱是月無日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古

其事之首尾

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

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

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

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創于產潤色因

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

事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

左如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姦

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他官則附於到官時或

免卒時其有處可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

姓名於本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

者月日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

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

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

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

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

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

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

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

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

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一七 書啟 五

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

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

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

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據云云或無證據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

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

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

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

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

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詆誥

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

詞誼譁竊恐非宜肅宗時如德宗奉天罪

李泌誦黃臺瓜辭之類詔李德裕討

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

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

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凡國家災異本紀

多節取要切者可也所書者並存之其

妖異有所做戒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

因面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

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

或人主好之而諛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

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做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詆

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詆

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最可憐石野猪並告存之

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去 此即據長編錄出者

所修廣本兩卷去 其長編已寄還道原 恐要見式樣故也

甚思與足下相見孰共商確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

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

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為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

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

遞來不妨勅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

指揮別寫及措 丘皆切 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

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僱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七

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

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

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
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
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
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
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
格爲難旣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
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豫爲之
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
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六

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旣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
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
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
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樁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
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
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
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卽一切住支却
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
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

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
今旣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
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
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
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殉國之臣其功不在
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
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
前日簾前宣諭止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
可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七

書啟

七

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
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叟病入朝只爲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
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
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
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
未可與也俟大臣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
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

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
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
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一應漢戶熟戶與
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
示許人陳告卽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察
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
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與兵壓境以脇慶州劉
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敝而去河東經略司
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書啟

三

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
地不與於初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
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
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
朝易與大典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
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
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
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

可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處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誌銘一

漢澤張

銜心鏘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曾祖考公以往仍世不仕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一

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侂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為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羣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

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
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八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
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幾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
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螟爲災民
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爲師奢
靡爲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
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爲之用獨龐
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府判官尙美人方有寵遣宦者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二

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
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按宦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
有傳宮中之命皆無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
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
會陟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
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
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
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旣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爲

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

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
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
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
常途進之遂擢爲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陝右騷動
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
尋授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龍圖閣
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
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三

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州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
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
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
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問方略取其所長
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
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
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
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
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

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某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惜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肯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四

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卒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宵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肯誕以來雖

屢戰得氣然喪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愆順必誠
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
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
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
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夏國主上以西
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
入爲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爲之
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
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五

民雖以一子爲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
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
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
爲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改國用困
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爲必生
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譁二臣請以百口償
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
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爲相專以公

忠便國家爲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

公截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截邊當處以兩藩公曰
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
反毒徧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
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待從文臣爲
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
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
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
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
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誌銘

六

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
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後用
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
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
青至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
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
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
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外敵

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邪賜錢二億而已今青

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
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敏位二府衆
論紛然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
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
體亦爲青謀也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
軍節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旣而內外訟青功以爲
賞薄者多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爲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官
盛爲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
大藩處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上久求領節度使上以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七

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爲節度使者陛下至孝
凡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慎况
祖宗典法又可隳邪上乃止繇是內外怨疾頗多會道士
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詐許爲之求
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
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譏毀公協力排之始
以爲公私於清貺未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
者之心五年命公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

撫使旣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麗

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異
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賚契丹來求上御容及側外
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悵然久之曰前者
出麗某大怒蓋以公習知夷狄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
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
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
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此者陛下皇子繼天宮坊虛位
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
室宜爲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宗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八

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冒
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佗望唯陛下
保萬世之業蒼生蒙無窮之幸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上
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
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麟人不能止也至是詔邊吏禁
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
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
御夷狄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

之待乳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爲市虜大窮糶書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府軍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堆不爲戰備虜怨邊吏之暴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私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九

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

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

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爲虜所掩

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

欲排擊大臣以爲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光實

與焉恐并獲罪乃留徽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

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

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

安撫使光慙作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

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他日光
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
年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牛歲乃上表自陳
朝廷不許遷尙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京
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
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爲朝廷行也公不得已請讓
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復請詔召還京
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
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凡上表者九手疏
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
出於天性雖耄老家常讀書賦詩未嘗閑用此自娛至
忘饑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
不見其有惰容其爲治以愛民爲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
之常曰凡爲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
法邪唯治軍差巖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斷斬剝磔或累
晉取斃軍中股慄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
盡心爲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畏而終無

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開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
爲更易無愛吝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
時上已不豫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吊賻其家未踰
月宮車晏駕今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諡公先娶夫人邊氏
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
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
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內殿崇班次元
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長適冀州支使陳
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封德安縣君早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誌銘

七

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封仁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
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評事趙彥若次封榮德縣君及幼
女皆未嫁孤元英將以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
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
不文不敢辭噫光受公恩如此其大滅身不足以報然公
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顯允公
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幼艾嬉遊
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爲王土制勝廟堂承公之

祐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維天子明天子爵祿天

子法度怨憎孔多公忠乃著厥力未愆辭榮以年子衆而賢受福之全天之生公以佐先帝綴衣在庭公適辭世迹實爲文欵石幽泉身毀名傳垂之億年

禮部尙書張公墓誌銘

熙寧四年三月作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尙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塋子爲我銘公之墓光旣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佗人爲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三

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尙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大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塞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佗日必當遠到秩滿爲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

康公爲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鹽鐵勾院明道
二年京東大饑選公爲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
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倉橫風迹益顯
景祐四年入爲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
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
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
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佗
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濶畧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
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卽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畧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三

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
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卽之官復
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
視事俄遷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恐陰謀相首
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
曆二年詔以公爲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
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
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

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

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
入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
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
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馭爲公
壻其怨家告馭父母因馭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
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
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
州明年復爲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
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古

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
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卽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爲
禮部尙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繪物入門不
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
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
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
不收恤男女孤嫠者皆爲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爲人
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飾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
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大小皆有條理

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
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爲也其在官以
精敏廉直爲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害處多以公當
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
人訖無一人敗官爲累者翰林鄭學士獬累舉進士不中
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爲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
爲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
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
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五

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繼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
有憾於公乘公之請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柏以治道
路佗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
返及偕爲儂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旣納
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食
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
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疆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
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爲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
不徙朝廷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

適公意凡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帳之具皆不減
爲二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
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
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
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爲而爲之
也訃聞太常諡曰恭安夫人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
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
李敷次適供備庫副使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
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及適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去

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
十餘人銘曰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
不遺親忠不忘君立身謹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
服自少通顯逮于納祿體彊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榮
樂而終章綬纍纍延于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臨晉四年作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
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眞宗以太子

太保薨諡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叅知

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又諱荀國
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
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
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
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
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知交城縣召入爲
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齊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
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
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七

宦者梁懷古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
人有議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
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
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
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
其徒間大上御名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疏
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
未平獻可請蚤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

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

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
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
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
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
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
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
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
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
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六

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
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
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
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
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
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傳呂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

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叅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

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
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
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
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
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
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
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
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
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

可旣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
自奉養之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
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
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
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
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違犯大臣所與
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
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栗而

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

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災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國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張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縣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將任監主簿次曰由禮由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八

誌銘

三

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次早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薨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徃省之至則目且瞋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沒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也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銘曰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致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松然以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九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誌銘二

濩澤張 鈺心鐫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皇祐四年八月作

公諱某字公素其先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之依政曾大父諱穀大父諱辰父諱憲皆不仕大父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孤性警敏過人兄絢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遨戲自如比暮兄歸公徐取書乘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言兄由是奇之稍長善屬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一

文尤工詩氣格豪邁景祐五年舉進士爲天下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州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銳精爲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虜寇西鄙劉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邠州城惡吏民謀內徙以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卽發民治州城僚吏固爭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虜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爲身計邪且我實爲之有罪不爾累乃親度材庀用賦功董役不三旬而畢仁宗聞而嘉之下詔佗州守備當完者視邠

爲此官備召試除直集賢院歷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開

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失執政意出爲京西轉運使復還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時杜祁公爲宰相多采拔英雋寘之臺省不利祁公者指公爲其黨左遷知潤州事徙知洪州事久之谿蠻寇荆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爲轉運使鎮撫之上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其材可用今安在宰相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宰相卽言公姓名乃除荆湖南路轉運使公乘驛至邵陵令諸州皆按兵毋得進討遣使就蠻居諭以禍福羣蠻感悅皆罷兵受約束又召還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遂知制誥判吏部流內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二

銓知審官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京師多老姦宿猾更不能擒公推迹其物色起居一時錄治畧盡威令大行坐盜入慈孝寺竊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徙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遇疾皇祐四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居舍人公爲人疎明樂易倜儻不羈飲酒盡數斗不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久而益親之爲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爲治之體及用兵方略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寢高

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禩還奏賦大指言王者修身治國

家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上深嘉納命內
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病亟自爲表言母老
不終養以是累陛下上哀之賻卹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
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
三人稷太子中舍秬大理寺丞秬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
長適皇城使劉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天次未嫁光
與公同年進士也稷狀公之治行命光爲之誌光不得辭
銘曰材氣以爲實文學以爲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
之足羈紲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大施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三

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今爲開封府人曾祖考諱滔洛
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魯國夫人苗氏祖考諱炳侍御
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贄虞部員外郎贈司
封員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之兄沆以清重知治
體相眞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初爲翰林學士皆有傳在
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君諱某字漢臣早孤始以相國
夫人奏試將作監主簿復以翰林院君奏爲守主簿初監

汝州鹽酒稅在京茶庫西京糧料院遭扶風太君憂服除
監南京鞠院在京豐濟倉會久疾以國子博士分司西京
尋又掌中嶽廟慶曆七年七月癸巳終於官舍年五十二
君喜爲詩有前人風格爲人溫良清謹睦於族姻厚於朋
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爲怨沒也久而思之夫人聶氏祕
閣校理震之女封河南縣君生六子男攸今爲內殿承制
女一適右班殿直王喬一適屯田郎中朱處仁餘一男二
女早卒君之沒攸與二處妹皆幼家極貧夫人養居二十
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四

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
虞部郎中夫人封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
必將有成者也光於夫人爲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
日塋於洛陽賢相鄉之墓子宜爲之銘光不敢辭銘曰生
則人親之沒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位則不
充壽則不融宜其有子以收以祀以終厥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兄諱某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
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

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爲鄜延經略使奏兄通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爲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

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在卑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旣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久之寅寔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僞其爲政務合民心有狡悍爲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爲諭解徃徃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

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

榜於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或仕宦絕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尙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爲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爲詩多爲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一九 誌銘

六

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翌縣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郎崔穎兄終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塋於先塋光以塋日之迫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敘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壽雖未高不爲天官雖未顯不爲卑德之和爲衆所慕政之便爲民所知仕不苟進兮於道無虧兄今何恨兮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殿中丞薛府君墓誌銘

熙寧五年作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苻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始出仕爲公侯卿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爲甲族然率因遊宦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衰薛氏中微會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爲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爲太廟齋郎又除守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七

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河東縣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鄆縣徙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陰事招權受賂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請治之將內窘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卽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慙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旣而某官張君

亢除知渭州或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尙氣到必不爲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自免府君喟然歎曰吾推忠信正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邪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獲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爲之懼張君初無言久之乃於廣座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爲小人所陷使爲亢佐者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八

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爲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爲范公之副張君卽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已之狀乞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母馮翊郡太君党氏春秋高多疾顧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兄弟用太尉公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便親旣得請范公遽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

爲徙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心朝廷卽以府君弟侁

知河東縣還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惠州城大而處勢卑難以待敵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虜乘勝深入而州無役兵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爲難府君獨以爲可張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城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曆八年閏月庚戌終於州廨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言商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鐵錢未數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九

年鐵已竭其監當廢况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交上久不決會府君沒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意卽高奇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蓼蟲賦以刺世之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爲事之當慎者莫若言動交進名乃著五慎文以自儆觀是二文足以知其志趣矣初娶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殿中丞趙士寧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

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昌朝絲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阿黜爲大理寺丞次曰昌期
早卒二女長適祕書省校書郎張煦次早卒昌朝將以熙
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君於本縣趙行村請直龍圖閣
趙君高狀其治行以授光使爲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
太尉公從兄里佐府君於麟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
以是頗知府君之爲人府君容貌溫恭而內守堅正不可
奪移語言無機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
疾姦惡故所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一

光誌其墓光旣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取私附其所知云
銘曰迕意宜疎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至
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薛君以忠
信正直爲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兄諱某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某以
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尉卿母某
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不減數十衛尉
府君爲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卽以家事委之衣食均贍宗

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州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爲姦利州遣兄往按之因爲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支致其罪俾兄鞫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之誣云

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據實鞫之皆止杖罪餘囚負寃得直者甚衆旣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寃者或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閬州新井縣通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市之皆憚其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巘爲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官

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卽求致仕詔補子廣
郊社齋郎廣爲號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寧八年十
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己丑終於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爲人
沈厚寬裕喜愠不形於外少時家貧有衣一筭夜遺火比
家人覺狼狽救之筭衣已盡兄獨臥不起家人尤之曰燒
衣蕩盡何心尙安臥邪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
寢人皆服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
當官公直能知小民情僞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
令而不爲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疆猾扶衛愚弱所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誌銘

七

治職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嘗有餘暇氣色
不動而衆務修舉廷中永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
久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
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亦不憾也其
奉養儉素自爲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
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不嘆惜先娶紐氏早終
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
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庭
曰廣曰房庭號州號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

陝人張安仁次二女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
壬寅奉兄及嫂之喪塋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
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爲之銘曰廓然有容頽
然無爭所蒞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
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作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之上
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畎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累世
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事委之君晝夜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三

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奇袤末業所
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
年月日終某年月日塋於涑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嘆曰
自吾兄之亡而家始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
至治之世何以尙諸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
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
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教畜二子詠里詠不
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尙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
官至尙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孝慈

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極其榮
養年八十三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
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敢書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
曰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
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後無棄基淑慝之
效昭然不欺

蘇騏驥墓碣銘

爲孫嶠
之作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爲卿
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爲狄所滅子孫以邑爲氏歷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十四

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辨顯戰國世在
杜陵者建爲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
功者綽任宇文周以明法令爲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
臣至唐壞父子爲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溫爲晉
邑漢屬河內郡隋以河內爲懷州維修武之族不棄其故
士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
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
家事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
汝忽棄業爲書生窮餒無日矣公曾不顧爲學益堅早喪

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
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鄉曲子弟結以
信義扞禦羣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北征公踵軍門
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卽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
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
子躬被甲胄扞敵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
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
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厲擒馘七十餘人闔
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羣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五

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爲大
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
家公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爲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
參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善武事加習邊務遂改
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
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
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賊盜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
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驥驥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
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

舍公始雖以學術爲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晚年夏寇若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卽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顏衛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說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卽乞改文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九 誌銘

七

職歸省方許之行及宛葉間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歿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燼歸葬相習爲常無譏誚者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子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光鄉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侘人爲悉其諸子以碣文爲請光何敢辭謹銘曰

銘闕

司馬文正公集卷七十九終

